

彭摇公摇案

第一回 摇彭公授任三河县 路遇私访涇江寺

《西江月》：

浩浩乾坤似海，昭昭日月如梭。
福善祸淫报难脱，人当知非改过。
贵贱前生已定，有无空自奔波。
从今安分养天和，吉人自有长乐。

话说这一曲《西江月》，引出我国大清一部奇案新闻故事来。康熙佛爷自登基龙位，河清海晏，真是有道明君，天降贤臣。这贤臣家住京都崇文门内东牌楼头条胡同，原籍乃是四川成都府驻防旗人，姓彭名定求，更名彭朋，字友仁，乃镶红旗满洲五甲喇人氏。父德寿，作京官，早丧。母姚氏已故去。娶妻马氏，甚贤惠。自己奋志读书，家道小康。应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进士，散馆之后，特授三河县知县。这一日，报喜人至宅上叩喜。家人彭安禀明老爷说：“有报喜人至宅，给老爷叩喜。”彭公赏了报喜人二两纹银，然后拜老师拜同年，忙乱了几天。

这日诸事已毕，在家中把老管家彭安叫进来，至面前说：“彭安，你年近七旬，身体倒也康健。我今要上任去，不能带家眷前往，我自带彭兴儿跟我去。留你在家中照管家务，里外事件，你多留心照应。明天我祭了坟莹家祠，拜别祖先。我定于后日起程，你把我起身该带的行囊，给我收拾

收拾。我自带彭兴儿一人，别人不用，你把他叫进来，我有话与他说。”彭安出去，把彭兴叫进来，站在面前说：“奴才给老爷叩喜。”彭公说：“你收拾行装，随即跟我上任。”彭兴答应：“老爷荣任高升，自应遵命。”又叫彭安：“你去买办祭品，预备上坟物件等等。”

彭公吩咐已毕，即着二人下去。随身就到夫人房中说：“夫人，我今蒙圣恩授三河县令，乃是苦缺，我不能带你同去。家中内事，全仗你分心办理。候我到任之后，再派人来接你。”马氏夫人颇知三从四德、七贞九烈，一听彭老爷吩咐，说：“老爷请放宽心，妾身也不能随老爷去的。现时我怀中有孕，候降生之后，给老爷带喜信就是。”言罢，侍女秋香说：“晚饭得了，老爷在哪里吃？”彭公说：“就在这里罢，与夫人同吃。”仆妇刘氏与秋香把饭摆上，夫妇用过了饭，一晚无事，说些家常正话。

次日天明，彭兴儿进来说：“奴才已然将祭品买来，请老爷上坟。”彭公用完了早饭，带领彭兴儿出了书房，到大门以外上车。彭兴打着引马，出了大城，到了坟莹。看坟之人迎接老爷，给老爷请安叩喜。彭公下车，然后一瞧，各处树木倒也齐整。摆上祭品，焚香祷告，心中说：“先祖在上，裔孙朋仰赖祖宗庇荫，蒙圣主恩德，身授三河县令，今特前来拜祖辞行。”言罢，拜了八拜。礼毕，看坟之人过来说：“奴才给老爷在阳宅预备茶，请老爷吃茶。”彭公至阳宅落座，把看坟的来顺叫过来说：“来顺，我今要上外任去，你好好照看坟墓，修制树木。”来顺说：“奴才遵命。”彭公赏了看坟的来顺八两纹银，然后上车回家。

至宅下车，到书房。彭安来说：“回老爷，今有吏部员

外郎瑞三老爷同萨大老爷，来给老爷道喜送行，留下茶叶点心等物，说明天一早还来送行。”彭公说：“知道了。”自己又一想：“瑞三弟是我一个知己的朋友，我正想见他，托他照料家中之事。我这一到任，必要为国尽忠，与民除害，上报君恩，下安民业，剪恶安良，也不枉生在上。男子汉大丈夫生于人世，必要轰轰烈烈作一场事业，也不辜负此生，落个流芳千古，方称一件美事。”思念之间，天色已晚，回房安歇。

次日起来，家人来报说：“瑞明老爷来了，现在书房中坐着，候老爷呢。”彭公遂即整冠换衣，来至书房，瞧见瑞明身穿官服，更觉威严，身高七尺，年近三旬，四方脸，长眉带秀，二目有神，鼻直口方，身穿蓝宁绸二则团龙单袍儿，外罩官绸红青褂子，五品职官，头戴官帽，足登粉底缎靴。一见彭公，站起来，二人对请了安，说：“大哥荣任三河，弟特来道喜。”彭公说：“昨承厚赐，未能面谢。今正欲拜访，又承仁弟光顾。你我知己之交，不叙套言。我本欲今日起身，奈首尾事未办完。我还有一事相托，家务之事，望贤弟时常照应。我起身也不坐家内车，雇两个顺便驴儿就行了。”瑞明知道彭公为人清廉，家中又不富足，送了二十两程仪，彭公也不推辞。二人用完饭，那瑞明告辞起身。

次日，彭公带了文凭，收拾行装，先雇一辆车，出朝阳门，兴儿雇了两匹驴，给了车钱，把行李放在驴上，主仆骑驴顺大路前往行走。则见绿树阴浓，正值初夏，清风吹柳，淡云绕杨。行了二十余里，到了三间房，见路北有许多酒铺，高挑酒旆并茶牌子，见正北是上房五间，前头搭着天棚。主仆二人下了驴，兴儿把驴拴上，跟老爷到茶馆里面，

一瞧东边四个座，西边四个座儿，彭公在东边落座。茶博士拿过茶壶茶碗来，说：“二位带来有茶叶没有？”兴儿说：“有。”由口袋内掏出茶叶来，放在壶内，泡了一壶茶。彭兴先给老爷斟了一碗茶，然后自己斟了一碗。

正喝着茶，忽见有二人在门前下马，进来要喝茶。头前那个人，年约二十有余，身穿蓝绸子裤褂，薄底青缎快靴，手拿打马鞭子，至棚下西边桌上落座，说：“伙计，快拿茶来，我二人吃了茶还要进齐化门内买办物件。”小伙计连忙的带笑说：“二位太爷才来呀？”连忙送过一大壶茶来：“方才闷好，请用罢。”那二人一连喝了两碗，说：“我们回来再见。”小伙计说：“二位爷走啊！回头见！”彭兴爱说话，说：“伙计，他怎么不给茶钱，你还那样小心伺候他？”那伙计一听，说：“朋友你不知道，那二位是香河县武家疃管家的。提起他家主人，在东八县大有名头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乃是神力王府包衣旗人，姓武名奎，别号人称飞天豹武七达子。家中有良田二百顷，练的一身好工夫，长拳短打，刀枪棍棒，样样精通，收了无数门徒。就是一样不好，专好交结绿林英雄。今年五月初一日，是张家湾涇江寺娘娘庙会，武七太爷在那里请客逛庙。方才那二人武兴、武寿，是两个家人。那武七太爷是仗义疏财的英雄。今年庙上更热闹，二位爷不去逛逛去呀？”彭公说：“我们正要去逛庙。”就还了茶钱，与兴儿上驴，顺着大路，来到通州。下驴给了脚钱，找饭铺吃了饭，然后主仆二人顺路出南门。

兴儿扛着行李，彭公跟着，过了张家湾，来至涇江寺。村口一瞧：人烟稠密，赶庙的买卖不少，锣鼓喧天。各样玩艺，也有跑马戏的，也有变戏法的，唱大鼓书的，医卜星

相、三教九流之人，各样生意，围绕人甚多，大半都是为名利之人。正往前走，见路南有一个茶馆，是席搭的，棚内有六七张八仙桌儿，坐着吃茶的人有二十多位，俱是逛庙瞧会之人，老少不等。彭公渴了，进了茶馆儿落座，要了一壶茶，主仆二人歇着吃茶。只听的那边一位喝茶的人说：“今天戏可好，无奈人太多，不能听。”又有一位老翁说：“这涇江寺可是千百年的香火，就怕今年要闹出乱儿来。”内有一位少年之人说：“武家瞳武七太爷在这里逛庙，还同好些位朋友。那武七达子虽说是好人，就是手下人乱的利害。还有夏店的左白脸左庄头，他是裕王府的皇粮庄头，今日带着好些人在北边跑车跑马呢。他有一个远族的侄儿左奎，外号人称左青龙，带着些匪人闹的更凶，竟抢人家少妇长女。如今咱们这个庙是三州县的人，有香河县、三河县、通州的。”那位老翁就问：“听说三河县的老爷坏了，不知新升来是那一位？”那少年说：“我说与你罢，如今惟有三河县的官不好作。要是贪官，还可以多作两天；要是清官，可就不能长久。你老人家不知道前任的老爷是被左青龙给坏的吗？”老丈说：“贤弟，少说这些是非。常言说的好：

无益言语休开口，不关己事不须当。

自求各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

庙上人是多的，你想想我说这话是不是？”彭公主仆二人正听到得意之间，那少年人被老丈说了两句，他就不说了。彭公给了茶钱，主仆二人出了茶馆。

只见对面来一人，身高九尺，膀大腰圆，身穿一件白纱长衫，内衬蓝夏布汗褂，蓝绸子中衣，白袜青云头鞋，手拿一把翎扇。再一瞧脸上，浓眉阔目，二目有神，四方口，面

带凶恶之相。后跟随有二十多人，都是凶眉恶眼，怪肉横生，身穿紫花布裤褂，青布薄底快靴，不像安善良民，随那少年人进来庙，彭公主仆二人随在背后。忽见从对面来了一个年青的少妇，约有二十余岁，身高六尺，光梳油头，戴几枝赤金簪环，斜插一枝海棠花，耳坠金环，面如桃花，柳眉杏眼，皓齿朱唇。身穿一件雪青官纱的褂儿，上面镶着各样绦子，淡青纱的衬衣，粉红色的中衣。金莲瘦小，二寸有余，穿着南红缎子花鞋，上绣着蝴蝶儿，挑梁四季花。手拉着八九岁一个小孩子，梳着歪辫儿，圆脸膛，身穿宝蓝绉的大褂，青中衣，足登青缎子薄底靴子，手拿着小团扇，笑嘻嘻的跟那妇人往前走。那妇人走动透些风流，真正是：

淡淡梨花面，轻轻杨柳腰。

朱唇一点貌多娇，果然风流俊俏。

那一伙人见妇人长的透些妖媚，你拥我挤，把那妇人挤得满面通红。内见一人身穿白纱长衫的少年，带的一群恶棍，故意向前拥挤那妇人。彭公主仆二人看着，心中说：“这妇人也不学道理，这样打扮，就是少教训。也无怪男子跟随，被这一伙人挤在一处，成甚么样子，你推我拥。

那一伙人跟那少年就不是好人，内有一人姓张名宏，外号人称探花郎小蝴蝶，乃是三河县夏店左青龙左奎的管家，带着手下人来逛庙，同他来的有一个胎里坏胡铁钉，瞧见妇人长的俊俏出奇，他们本来就倚仗主人之势，横行霸道，欺压善良，抢掠妇女，奸淫邪道，无所不为。今天本不为逛庙，特来这里寻那有姿色的妇女。一见这个妇人，他们大家过去一挤。那妇女说：“你们勿挤。”说话娇声嫩语，令人可爱。胎里坏胡黑狗说：“合字调瓢儿昭路把哈，果衫头盘

儿尖尺丈小，念孙衫架着入神，凑字训训，万架着急勿流扯活。”那探花郎小蝴蝶张宏一听，说：“训训坨岔埝在哪？”彭公主仆二人一听这伙人所说之话，一概不懂。岂知该众所谈乃江湖中黑话：“合字”是他们一伙之人，“调瓢儿昭路把哈”是回头瞧瞧，“盘儿尖尺文小”是说这妇人长的好、年岁小，“念孙衫架着”是没有男人跟着，“训训坨岔埝儿”是问他家在哪里住。

张宏听那妇人说挤他，就说：“怕挤，在家内勿上庙来。这里人是多的，哪个如何不挤哪！”彭公一听，在后面说：“人也要自尊自贵，谁家没有少妇长女，作事要合天理，出言要顺人心。”张宏一听，说：“那妇人是你甚么人？”彭公说：“我并不认识此人，我这是劝你。”张宏一听，说：“放狗屁！张大爷不用你劝！来人！把他给我捆上，带回庄中发落！”吓的兴儿战战兢兢。一伙恶棍上前，不知彭公该当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英雄奋怒打张宏 贤臣接任访恶棍

《西江月》：

若论乾坤大事，首重纲纪人伦。

我编词句劝今人，各要留心谨慎。

俗语淡中有味，粗言浅内含深。

男儿要好莫因循，急早改邪归正。

话说探花郎小蝴蝶张宏，带几个恶棍，把妇人挤住，意要抢回庄中。因彭公解劝，张宏要捆彭公。忽从外面进来一人，长的仪表非俗，五官端正，身高八尺，淡黄的脸膛，双眉带煞，二目有神，准头端正，四方口，虚虚几根胡须。身穿淡青两截罗汉衫，青绸子中衣，白绫袜，青缎云履。威风凛凛，虽然是儒雅装束，可另有一团傲气英风。后跟十数个家人。张宏一瞧，吓的魂飞胆破。

诸翁不知来者是谁，乃是京东有名的英雄，住家在三河县所管大道李新庄，姓李名七侯，外号人称白马李，乃是四乡中豪杰，行侠作义，专杀贪官，竟诛恶霸，喜义气，怜孤寡，取的是不义之财，济的是贫寒之家，北五省驰名。有他一人在，三河县真是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今天是奉武七达子所约，自家中前来逛庙，带领家人方要进庙，见张宏在那里扬眉吐气，与彭公说那些恶话，不由的怒从心上起，说：“张宏你这小厮，又在这里作那伤天害理之事，我久闻你不

法。”说着，过去就是一掌，正打在张宏的脸上，吓的张宏连忙陪笑说：“七太爷，小人并不敢作伤天害理之事，只因那位妇人招事。他说小人挤了他啦，我并不曾挤他，这位先生在旁边还劝呢。”用手一指彭公。李七侯说：“先生请罢，不必与这小人作对，自有我管教他就是了。”彭公说：“在下我也为好，这厮要捆我，多蒙尊驾前来救护，我未领教尊姓高名。”李七侯通了名姓，彭公带兴儿躲开，那妇人已去了。张宏不敢走，他手下余党早已惊散。李七侯说：“张宏你这厮，从今以后改过自新，我还饶你性命，若再遇在我的手内，定杀你这无知的小子，我去也！”带着众家人去了。

彭公与兴儿在一旁，心中说：“这李七侯倒是好人。”忽听后边逛庙之人说：“今日张宏这厮可遇见对头了，这李七太爷是爱管闲事的，专杀贪官，竟诛恶霸。就是一样，他胞弟李八侯所作所为，闹的这三河一县不安，他管不了啦。还有家人孔亮，更闹的厉害啦，真是一个恶奴。”彭公听在耳内，记在心中，说：“我为官必要为民除害，清净地面，捉拿恶霸棍徒才是。”想罢，带兴儿顺路直奔三河而来。

头一天未到任，在半路店中。次日天明起来，他主仆二人方至县境，早有书差人等前来迎接。彭公至衙署接印，典史、城守营来拜。这典史姓刘名正卿，乃是吏员出身，把总常恒字万年，乃是武举出身。彭公回拜，会同寅，拜圣庙。诸事已毕，忽然想起在涇江寺听人传言，说本县有一李新庄，恶霸李八侯为人作恶，不免我暗访此人，要是好人，也未可定。俗语说的好：

眼观此事犹然假，耳听之言未必真。

次日，穿便衣服，带彭兴儿出了衙门，顺路直奔李新庄

而来。方一出城，只见郊外麦苗增妍媚，正是万物畅茂，杨柳色新，野草鲜花，到处都是景致。又闻林中野鸟声喧，清音嘹亮。彭公随处游赏。正是：

到处有绿到处乐，随时守分随时安。

正走之间，已到李新庄，吩咐兴儿：“我今扮作算卦之人，访查恶霸，你在庄外暗探消息，如到日落之时，我不回来，你就急快回衙门，调兵来拿获这一些贼人。”兴儿答应说：“是。”彭公信步进庄，但见这所庄村另有一番可逛之处。真是：

小溪围村绿，茅屋数十家。

倚水柴扉小，临溪石径斜。

苍松盘作壁，翠竹几横斜。

鸡犬鸣深巷，牛羊卧浅沙。

一村多水石，十亩足烟霞。

春韵闻啼鸟，秋香观稻花。

门垂陶令柳，畦种邵平瓜。

东渚鱼可钓，西邻酒能赊。

桑翁与溪友，相对话桑麻。

话说那彭公看罢景致，自己信步进村，“大概是李八侯必是一个财主，我必访真确，才能办他。”于是手打竹板儿，往前行走。只见路北一座大门，两旁有十余棵垂杨绿柳，门内大板凳两条，当中站立一人，身高九尺，膀大腰圆，粗眉大眼，怪肉横生，四方口，并无胡须，身穿蓝夏布小裤褂，白袜青缎皂鞋，手拿鹅翎扇，后有两个小童儿跟他。彭公看罢说：“一笔如刀，披开昆山分石玉；二目如电，能观苍海辨鱼龙。看流年大运，细批终身枯荣。”

不料这门首站定，正是李八侯。他正在心中烦闷，听见算卦之人，见他念念讲讲，心中说：“我何不把他请进来，给我看流年如何，运气怎样？”说：“童儿，你把算卦之人与我叫进来。”童儿说：“八爷先请回，我叫他进来说。先生，我家主人请你进去。”彭公说：“贵主姓谁？”童儿说：“我主人姓李名八侯，算得好还多给你钱哪！”彭公就知是恶霸了。自己随小童入大门，见里面东房三间是门房，西房三间为外客厅，正北一带白墙，当中屏门四扇。进屏门，院内花卉群芳，正北厅五间，东配厅三间，西书房三间，搭着天棚。正北台阶以下，放着小琴桌儿一张，上面放着茶壶茶碗，后面一把太师椅子，上坐着就是方才在大门外所站之人。彭公看罢，说：“庄主请了，我十豆三这里有礼了。”李八侯吩咐看座，说：“给我瞧瞧月令高低，运气如何？”彭公一想，心中说：“我何不借此劝劝他，不知他心下如何？”想罢说：“庄主是一个水行格局，相貌最好。按相书上有几句话：

木瘦金方水主肥，土行格局背如龟。

上尖下阔名曰火，五行格局仔细推。

尊驾相貌少运，不见甚好，父母早丧，兄弟有靠。两眉雄浑，性情主于龌龊。一生所为，是不听人劝。中年运气平常，此时印堂发暗，犯些个官刑琐碎之事。诸所谨慎，还可福寿绵长。如若不然，恐怕大祸临身，悔之晚矣！”李八侯一听此言，心中不悦。旁边过来一人，在耳边说了两句。李八侯把眼一瞪，大概彭县令凶多吉少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李八侯拷打彭县令 彭管家送信救主人

诗曰：

一日百般事，人生不自由。
怕贫休浪荡，爱富莫闲游。
好事终成器，勤耕必无忧。
要得身富贵，惟向苦中求。

话说李八侯一听彭公给他相面，劝他几句良言，他反不乐。旁有一个家人，姓孔名亮，外号人称白脸狼，倚仗李八侯的势力，在外面招摇是非，奸淫邪盗，无所不为，抢夺少妇儿女，霸占房地产土，欺压良善之人，无恶不作。今天见主人请了一个算卦的先生，谈言不俗，举动端方，他心中一想，又听彭公说姓十名豆三，孔亮就疑他是新到任的知县前来私访。他与李八侯所作之事，都是伤天害理、欺人灭义之事，先见有三分畏惧之心，走到李八侯跟前说：“请八爷到里间屋内，奴才有话说。”李八侯站起来，至里间屋内说：“孔亮，你叫我作甚么？”孔亮说：“八爷，你老人家方才叫这位相面的先生来给你老人家相面。看他模样来历，像新任的知县，姓彭名朋，乃是京都放出来的。我那一日在县衙前瞧见他拜庙，仿佛像他。要是他来，咱们爷儿两个所作之事，恐怕不好。依我之见，咱们爷两个细细的盘问盘问，要问出他的来历，千万不可放他逃走。”

这席话说得李八侯心慌意乱，随身转到外间屋内：“请问先生，你是那里人氏，姓甚么，叫甚么？”彭公说：“我姓十名豆三，号双月，乃京都人氏。”李八侯说：“我看你仿佛像新任的知县彭朋，你来在我这里私访。你要说了真情实话，我自然把你放走，万事皆休；你要不说出真情实话，我要严刑拷问于你。”彭公说：“庄主，你老人家不可如此。我实是江湖相面的，并非是私访前来。”李八侯说：“十字下边一个豆字，旁有三笔，定是一个彭字。双月合在一处，正是朋字。你还有何话说？”彭公一听此言，吓了一跳，说：“庄主，你不必多心，我实是相面的。”李八侯吩咐家人：“把他给我绑起来！”众家人不敢违主人之命，说：“你不说实话，我们捆你啦！”恶奴孔亮说：“绑起来罢，不必多说！”大众贼党过来，将彭公捆好了。李八侯说：“来人，将他吊在马棚之内，细细的拷问于他！”

众人带彭公至西院，把彭公吊在马棚之内。李八侯自己坐在这边椅子上面，前放一张八仙桌儿，众家人两旁站立。孔亮手执着藤条说：“你快说实话，免得皮肉受苦就是了”。彭公被绑吊在马棚之上，一听恶奴孔亮所说之话，自己心中说：“我方才到任，先私访这个恶霸，他家这个振作还不小呢！我何不说了真情实话，看贼人该当把我怎么样？我立意剪恶安良，除奸去霸。”想罢说：“小辈，我正是三河县正堂彭老爷，你便把我怎么样呢？”孔亮一闻此言，大吃一惊。李八侯在外边一听，吓的浑身立抖，胆战心惊，心内说：“这个乱儿可不小啊！他是现任的知县，本处的父母官，杀官如同造反，我不该把他绑上，是擒虎容易放虎难，我倒无有主意了。”想罢，说：“孩子们，你等先把那狗官

放下来，锁在北上房西边间屋内，等待三更时分，我再结果他的性命就是了！”自己站起身来，至前院中叫书童儿三多、九如，去吩咐厨下备酒。三多答应，站将起来，到了厨房，要了菜来摆好了。李八侯自己独酌，越想此事进退两难，不知应该如何办理才好，只是吃酒。正是俗语说的是：

日长似岁闲方觉，事大如天醉乃休。

正在狐疑之间，家人孔亮自己在外边一想：他所作的事要犯在当官去，我的这个罪名不小，莫若我先去说活了我家主人的心，把狗官结果了他的性命就是了，以免后患。想罢，转身入书房之内，见李八侯正在吃酒之际，他说：“庄主爷，今天此事该当如何办理？”李八侯说：“我是一点准主意也无有。”孔亮说：“依奴才之见，擒虎易，放虎难，总是结果他的性命，以免后患，方为万全之策。”李八侯说：“你把他那小包袱打开看看，他里面有甚么物件，搜搜他身上有文凭没有？”孔亮先搜他身上去，不多时回来说：“搜啦，并无有文凭。”又把包袱打开，里边有《万年书》并《协吉辨方》、《断易大全》等书，并无别的物件，呈与李八侯观看，说：“庄主爷，这就是他的物件，并无别的等件。早把他杀了，莫叫七太爷知道。倘若他老人家知道，那时可就了不得啦！”李八侯本是一个无有主意之人，听孔亮所说，又带着酒兴说：“亮儿，你说的不错，我正有此心意。你去到外边瞧瞧天有什么时候，告诉于我。”孔亮到了外边一瞧，说：“天有定更之时。”八侯说：“少等片刻再说。”自己又喝了几杯酒，壮起胆来。正是怒从心上起，气由胆边生，说：“孩子们，把我的鬼头刀拿来就是！”家人答应，到了后院之内，把鬼头刀取来，交与李八侯。说：

“孩子们，跟我到西院北上房之内，杀了那狗官就是了。”众家人眼随在后，一直向西院，点起灯笼火把，松黄亮子照的如白昼一般。

先有家人进了上房，把彭公绑出来，放在那李八侯的面前。彭公破口大骂说：“你这一伙叛逆之贼，在家中杀害职官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中为贼妻，下为贼子，终身为贼，骂名扬于万载，一日当官拿住，平坟三代，祸灭九族。你老爷虽然死在九泉之下，我总算为国尽忠，该杀该剐，任凭于你！”李八侯一听彭公所骂，不由冲冲大怒说：“狗官，你庄主爷是有甚么可恶之事，你初到任就来私访，也是你命该如此。你放着：

天堂有路，你竟又不往前走；

地狱无门，谁叫今日闯进来？”

说着，照定彭公脖颈举刀就剌。不知忠良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常把戎调兵剿贼 刘典史献计擒寇

诗曰：

小窗无计避炎纷，入手新编广异闻。
笑对痴人曾说梦，思携樽酒共论文。
挥毫墨洒千峰雨，嘘气空腾五岳云。
色即是空空是色，淮南消息与平分。

话说李八侯正要杀彭公，忽听外边有人说：“且慢，小人来也！”李八侯回头一瞧，是门房内的家人李忠慌慌忙忙的来说：“稟庄主爷知道，今有三河县的典史刘老爷来造访，现在门外，不知见不见？”李八侯一听，心中说：“这刘典史来的甚是奇怪，必为此事而来。”

这刘老爷因何到庄，其中有个缘故。只因彭兴儿在村外等候老爷，见红日西斜，不见老爷出来，正在着急，只见从那东边来一老丈，年约七十以外，精神飘洒，气宇轩昂。彭兴过去说：“你老人家请了，借问这贵村何名？此家富户姓甚么，叫甚么？”那老人说：“我们这庄名叫作大道李新庄。这一富户姓李，东八县有名的白马李七大爷就是这里。你找哪一个？”彭兴一听，心中暗想说：“我家老爷他因在路上听人传言，说这李八侯是一个恶霸，到任不久就前来私访。天到这般时候，不见出来，莫非其中有甚么变故？莫若我先回县衙前去送信为要。”想罢，彭兴转身就走，顺路一直扑